

红水河印记

开栏语：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明方向、正导向，转作风、树新风，出精品、育人才，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不断壮大来宾文化文艺力量，本报在盘古副刊开设“红水河印记”栏目，不定期推出来宾文化艺术界代表人物和他们的部分作品。敬请关注。

看得见的时间——日历

黄少崇

作者简介

黄少崇，壮族，上世纪60年代出生，广西来宾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在《广西文学》《红豆》《散文百家》《民族文学》《广西日报》《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数十万字。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你凭什么欠我》（200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在母语中死去》被列入2014—2015年度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并已于2016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异瞳》将于近期出版。《嗜喱时光里的桔涩吟唱》2008年获第六届广西青年文学奖，《捡金记》获2012年度《广西文学》“金嗓子”文学奖。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来宾市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最高奖——麒麟奖。

系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来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日历】记有年、月、日、星期、节气、纪念日等的本子，一年一本，每日一页，逐日翻过或揭去——《现代汉语词典》。

在旧时乡村缺乏钟表的年代，看时间一般是抬起头，将手搭起，做成一个微型遮阳棚，搭在眼眶上，看太阳。有时阳光凶猛地像一根根尖锐的钢钉，刺进眼睛里，人不由得赶紧将眼睛一闭。凭着多年的经验，这是午时。只好胡乱按照自己没有谱的判断来安排一天的活路，这样往往会出错。有人会因中午回家吃饭，有些困了歇息一下，然后再出门时，以为还可以再干个半天，殊不知才干了一下，夜幕就垂了下来。

每天的日子悄然流逝。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我祖母都有自己的办法来判定。那是她积累了数十年时光的经验，估计没人能够学得到。话又说回来，就算学得，也没人会学。有些人家里有一个小闹钟，有些人甚至还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哪怕这些都没有，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的大喇叭，电台里时常会发出几声嘟嘟嘟的报时声……据说，还有人会通过屋顶上的亮瓦透进来的亮光准确地判定时间——这些，都会让人时刻掌握时间的进度。就算这些都没有，劳作中劳累的程度、肚子里的辘辘饥肠响应的强弱，也会提醒人——午饭的时候到了。

每一天的各个时刻，祖母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判定；一年里各个季节的变换，她也可以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准确判断季节的变化。但是，有一点，祖母无法做到，那就是她不能根据经验，也不能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判定某一天是哪一天。除非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临近，比如春节、清明节、二月社等这些节日，她才会每日留意，扳着指头进行倒计时：今天是初十了，离某某节还有多少多少天。万一哪天她忘记倒计时了，那就麻烦了，那日子就会紊乱，让她慌乱起来，似乎生怕忘记了时间，那节日就不会来临似的。

那时，不识字祖母，就会将求助的眼光，投向挂在墙上的日历。

那时候，我家跟村上大多数人家一样，拥有唯一能够表示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标注日子）的物件的，就是被挂在墙上某处显眼地方的日历本了。

那日历本一般像巴掌大，也可以有现在A4纸的一半那么大——这种版本的日历本那个时代的“高大上”，比较殷实的人家才会买，而一般人家都只会选择最小版本的，比如我家。最小版本也不会像目下的那些迷你书，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那些蚂蚁般大的字。那时印制出版日历的人很诚实，最小的日历本挂在墙上，十步开外也能让你清晰地看到那醒目的数字。当然，更多的信息，比如今天是星期几、农历是初几、是什么节日，等等，那些字就很小了，必得到近处才能看清。日历本大多都是被一根长钉子直接顶在厅堂的泥墙上，讲究的，会想方设法找来一块彩色硬纸片，先将日历本固定在上面，再将硬纸片钉到墙上，这样要好看得多。

我家的日历本一般都是巴掌般大，直接就钉在泥墙上。一般都是临近农历新年，也就是元旦，是我母亲到分界街上的供销社买回来的。在桂中农村，人们将元旦和春节分别叫作“新年”和“老年”。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年”是城里人和干部们的专有节日，跟自己无关。硬是要找到这个日子跟自己有关的，

无非就那么一点：要买新的日历本了。因此，临近元旦，卖日历的供销社的柜台就有些拥挤，那些大小不一、有几种样式的日历本，让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妇们眼花缭乱，她们根本拿不定主意该买哪一种。在供销社那高傲的售货员的不耐烦催促中，她们终于在犹犹豫豫中掏出油油腻腻的三五毛钱，不甘地递给售货员，然后将玻璃柜台上售货员扔过来的那本最便宜的日历本小心翼翼地捧起来，小心地收进赶街专用的竹篮里。

那日历本虽然只有巴掌大，但那厚度却有一块砖头那么厚。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厚的纸本。最厚的，恐怕就是那本红皮面的《毛主席语录》了。但那语录最厚也就只有我们巴掌的厚度，再厚的，就非这本日历本莫属了。

这本新的日历本，封面自然是一些红色的文字和图案，这对我们意义不大，纯粹就是浪费了一张好端端的纸张。但这张纸也是必需的。因为一般新日历买回来，还没到新的一年，如果没有这张“废纸”，开宗明义第一页就是日期，那我们可能就会搞错日子。

其实这张封面对我另有一番意义，它对我起到某种心理暗示。新的日历本挂上墙后，我每天看着它，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隐隐的期待。那封面的红色有一点喜庆，更有一点神秘，它就像演出前的红色大幕，遮掩着后面很多精彩的东西。我每日数十次地望着它，有时还用手指触摸着它，期待着它的打开，甚至用拇指和食指拮住它，生硬地将它一把撕掉……但最后还是只能不甘地将它掀起，查看它背后的秘密。

其实背后并没有秘密，我们知道这张封面的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1”字，这字是红色的，因为这天是节日，凡是节日，印的都是红色。那大红的“1”字很醒目，摸过去，有一种凸出来的感觉。

不甘地放下后，我侧头看了一下旁边的老日历。那日历很薄了，只有寥寥几张，勉为其难地贴在墙上，就像冬天树上残存的几片黄叶，摇摇晃晃的，风一吹，似乎瞬间就会凋落。这种感觉突然间袭上心头，我就涌上一阵莫名的惆怅。

我的祖母每天早上起来，必然习惯性地先看日历，将一张日历撕掉，看着刚刚露面的那个陌生的数字，然后掐指算算今日是哪一日。那张撕掉的日历她会将它跟原先的攒到一起，塞到作为床垫的稻草的下面。她不一定觉得它们会有用，她或许是受到我那识文断字、已故去多年的祖父的影响，潜意识里有“敬惜字纸”的观念。凡是有字的纸张，她都很珍惜。也许，她将每一张私下的日历攒积，会不会也会觉得，她积攒了很多的日子？

我不知道祖母看着那厚厚的日历本是什么感觉。但对于我来说，这本日历本却给一个乡村少年很多的触动。那时我跟同龄人一样，懵懂无知，但却有一点异于同龄人，那就是天生具有某种敏感气质，一些物事本不是平常，在我眼里有时却是某种触媒，撩动我心的深处某些莫名其妙、无法明确指出、没有办法捉摸、说不清楚还乱的某种思绪来。面对大家熟视无睹的日历本，我却敏感有加，种种思绪像是傍晚缭乱风中的炊烟，袅袅升起却四处乱飘，看得见却捉不住。

新的日历本刚买回来，放在厅堂的桌子上。我将它捧起，不断地掂量着，慢慢体会手中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那纸单薄柔软，一张张擦起来，将它们紧紧钉在一起却坚硬无比，用手触摸那些边缘，竟隐隐有割手的错觉，将它凑近鼻子，好闻的油墨香味慢慢沁入鼻腔，这让我想起了刚读小学时第一次拿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香味，它们两者是何其相似啊。

关键是，那种沉甸甸的厚实感，让我有了某种踏实的感觉，似乎日子都是这么坚实和淡定。那时候，父母每天为我们的温饱操劳，一年到头的忙碌奔波和锅碗里的稀薄不成正比，让我们心头忐忑，老是觉得自己的日子就像挑在柔弱的母亲肩上的那对木水桶，老是咣咣当地晃荡着，哪里会有踏实的日子？

新日历本开始使用后，初始，那踏实感依然在，因为那日历本还厚着呢。这种感觉，就像当年我们面对时光时，因为知道自己还很青涩，很稚嫩，那时只盼着时光快点溜走，让自己快点长大。时光那么充裕，简直就是太多了，心里哪里会有什么“珍惜”的感觉？

可有时候，日历本还是让我感到有点压力。比如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再去翻日历，发觉它还是那么厚。但手一摸过去，原先的那种厚实感就很可疑了，撕去了几十页，装订线上剩下的纸头参差着，看起来那参差的纸头也有相当的厚度了。这种明显的消减让我不由得有些紧张。

但这种紧张感很快就被那尚还显得厚实的日历给消解了，小儿儿的忘性让那些紧张感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让我们老是觉得日子艰难，老在想，快点快点啊。似乎日子就是我们每天去野地里放牧的那头大水牛，用鞭子一甩，它就会走得快一些似的。

大水牛是如此笨拙。它的四只大蹄子迈在大地上，慢悠悠的，似乎半天走不出半步。这样的速度给了我们某种错觉，因此，我们就将心放到路上有趣的一些物事上。

但日子其实是不用我们催促的。当我们投身在五荒六月的日子里，尽力将裤带勒紧的时候，那日历不知不觉就变得更薄了。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以半空的肚子，单薄的衣着，以青春年少躯体的天生炽热，去忍受抵抗北风的寒冷的时候，才猛然发觉，墙上的日历本已经悄然变得只剩薄薄几张了。

一种突如其来般的紧张感袭来，让人疑惑那日历本是不是让谁给乱扯掉了。我们都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祖母……但顷刻间，我们就察觉到了自己的无理。可不是吗，日子就是这样来到了日历上的今天，哪怕祖母没有将那些过期的日历扯掉，日子依然会走到今天。

父亲和母亲望着那薄薄的日历，忧郁地对望了一眼。我们知道父母的艰难，但我们无法体会他们此刻的心情。一阵风吹来，那几张日历被吹得哗啦啦地乱舞——后来我猜想，那张牙舞爪的日历，在父母的眼里，一定是一帮催命鬼，催得昏了头了将近一年依然两手空空的父母想办法“属”出几张钞票来，以迎接那更加催命的年节的到来……

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日子的紧迫了。

但当父亲将一本崭新的日历本挂到旧日历本旁边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种紧迫感悄然消失了。因为，当我们故意忽略旧日历，而将所有热情都投放到新日历上，新日历那厚实而新鲜的感觉，让我们感到了空前的充实，转而盼着那日历快点撕掉好些张，让那几张紧连在一起、代表红色年节的日历快点呈现出来——那是贫困的乡村少年一年之中的最大期盼。在那几个红色的日子里，我们的口腹之欲会得到空前的满足。

不知不觉间，那几个能让我们满足口腹之欲的红色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日子又开始了它庸常的行程。墙上的日历一张一张地被祖母撕了下来。偶尔有一天她忘记了，便会问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待我们回答之后，她就小心翼翼地旧的日历撕掉，然后再仔细地看那张当天的日历，之后走进她的房间，掀起床上的稻草垫子，将那张日历小心地塞了进去……

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在日历本一张一张地撕落的过程中，父亲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还需要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地养育着我们一大群兄弟姐妹，完全没有心思去看那墙上的日历。只有当某个需要他们必须从本就羞涩的口袋里多掏出几张钞票来应付的日子快到来时，他们才关注那本日历。哦，离某日子还有多少天，离某某日子还有多少多少天，倒计时似的。那种紧张感从他们看似平淡的话语中透了进来，让我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只有祖母一个人对那日历十分重视。我们那时正是属于没心没肺的年月，完全没有也无暇去体会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的心思。但我注意到，她每天从日历本前面走过时，再忙都要看上一眼，好像多看上一眼那日历，她的日子就会多上一天似的。

祖母的日子就像一本日历，撕完了就没有了。不知道撕去了多少本墙上的日历之后，祖母自己的那本日历，最终被日子一页一页地慢慢撕落，最后终于在1982年的某一天被完全撕掉了。

在清理祖母的房间时，我们从她的席子底下，清出了一摞又一摞撕下来的日历。我们将那些日历一张张小心地收拾好，找一个地方，将它们烧了。看着袅袅青烟带着被烧得卷曲的纸灰飞上蓝天，我们感到了那些失效了的日历的内在力量。

路旁的油桐叶沙沙作响，那阔大的叶子似乎在向我们招手。我看到的是，祖母累积的那些日历，已经化身成了这些叶子，它们丰富而营养，让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尽享它的恩泽。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日历。至于怎么撕掉它，是每个人穷其一生之后才会揭晓的谜底。可惜，到那时，揭晓的是什么，怕是自己也不知道了。

江南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从清代到戴望舒笔端那个打着油纸伞丁香般的姑娘，从迷蒙的雨巷里走来，醉过多少痴人梦幻，暖了多少枯瘦心灵。在江南，倘若每日看惯了晨间小桥烟雨，绿水人家，也定然看不够桥身栖息在小河里如月的倒影，纵然无法获知古典浪漫而苍劲的石桥孔承载着怎样的往事，承载着多少过往行人匆匆的脚步。

如我，弯弯的桥孔入眸，犹见到牵牵念念久别的知交，心底始终萦绕一份美好，吟遍花好月圆。伫立桥边，重温一段往事，仿佛捡拾了一段久远的光阴，拂袖即可拭去眼角的遗憾，即可寻回那个可以牵手相伴一生的人，欣然慢划远归的舟浆。

家乡的桥，古朴里透着团圆，清寂里透着暖意，尚然里透着安宁。住着乡思，有期盼，有离别，藏纳人间万象，千般悲喜。桥东砖柱青瓦的窄街小巷民居，厚重斑驳的木门，硕肥的门墩，柔亮的青石门槛，桥头几棵高挑的苦楝树上盛夏的蝉鸣，陪伴我度过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它们构筑的身影，至今依然鲜活在我的记忆。伴随着年轮增长，新中国70华诞庆典之际，家乡桥西的那片乡野，以及那条通往北方的泥土路扩建成为二级路，和柳梧高速完美接壤，将我梦想中江南的诗意和远方，上升为晨曦和响阳，烟岚和星光，呢喃着希望。

曾经，家乡的桥也人声鼎沸。而今，当年在桥上听多了的自行车叮铃铃声、看多了的赶集喧闹场景却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与之平行横跨河流上游几百米的新桥。以车代步时代，河桥面上的那片空寂依旧，改革初期桥上密集攒动的人流也早已远去。彼时无异于当下假日里人们游观长城、眺望海景挪动前行的人海之景印留脑海。今朝装饰我记忆的，是孩提时家乡月照天明的景致，是清静寂寥的夜间，闲依桥栏、望月纳凉三五成群的邻里。精神生活匮乏的夜晚，乡下寻常百姓人家试图以其特有的方式，拭去白日里的艰辛劳作，清苦似乎添了些许婉约。

姐姐对桥的喜爱，早先于我。记不清，四季里姐姐多少次带我们到桥边玩耍。站桥护栏杆，看水中清澈的倒影，在浅水码头踏步，蹲坐河堤岸边看街坊邻里捶打清洗脏旧的衣服被单。洗衣木棒捶打飞溅的水珠，水面一闪而过的波纹，全都漫过眼底，像极了宣纸上晕染的痕迹。适逢夏日，飘到脸上身上的水花，阵阵的凉意，足以抵去周身的炎热。

临水为镜，姐姐梳理一头垂肩的长发，生动了整个桥边风景。她常常发未扎紧，又带我们嬉水于沿河岸边石台阶，搜寻自由自在游动的鱼儿，捡拾水底的鹅卵石和水草，累了歇歇脚，仰观天上流云，俯看水中云影，带我们读着不沾边的诗话：“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将我们心底那份无忧、散淡与浪漫，一同安放在童年绝美的光景里，柔软着我人生际遇的种种，还以今时悠闲洒然。

关乎童年记忆的桥，充满了祥和的安泰，欢快留在古老的桥上，留在了温柔的水乡。今夕，漫步古朴的桥上，尽情放眼乡野风光，清一色的郁郁橘子树，少了稻禾飘香，多了瓜果之清香。都说抵达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世界叫家乡。沉舟侧畔，千帆过尽，我庆幸转身回眸，串满旧日光影的乡桥依旧在，且尚可满怀梦想，有在乎的人，在看着等在期待，仍能感知小桥流水之韵，心底已了无遗憾。

日趋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古旧的乡桥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近年政府又新建了一座混凝土钢筋桥，桥东一排新店铺林立，各式门店里的商品，极大丰富并满足了大众需求。沿河的小广场，八仙亭文化长廊与新旧两大桥遥相呼应。清正廉洁等各种警世语，镌刻在古老铜钱型的石板上。此后，家乡的河堤便开始有了文化长廊的熏染，于小小广场，于大樟大义小学旧址旁那棵古老的榕树边，合成一从真实的绿意，携带近年河堤新栽桂花的芳香扑鼻而来。河桥上空灿烂的阳光，响晴了故乡的整个初冬。春生夏长已过，秋色愈加苍郁。

眼前，旧桥上多是悠闲踱步者，偶有电动车、摩托车呼啸而过。桥头东西，几个呆笨的水泥墩拦阻，宣告着它新时期人行道的特殊使命。新桥上往来穿梭的各式车辆，昭示着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实惠，诠释了家的兴旺、国的繁荣。

近处，桥下的那片风景，日益丰盈。自幼我不曾见的竹排，在家乡，在那个初冬雨雾缭绕的桥下，却赛出了2分16秒竹排冠军；扶贫捉鸭比赛，那一张张满脸的笑，构建了乡民的自信；雨中盘王宴餐景，改写了乡史。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跳盘王”，再现了瑶家人缅怀先祖、聚集人心的喜庆。盘王出兵舞、八仙舞、抓龟舞次第闪亮登台，武宣郭秀莲以一首首壮族歌曲应和，瑶壮周台谱赞了民族团结、同奔小康的美好。徐徐划过，行如流水的竹排撑篙人恰似新旧乡桥河段的摆渡者，朝着理想的彼岸，奋起齐追，带着欢乐，带着憧憬，带着憧憬，带着憧憬，那源自《诗经》“蒹葭”的歌词，梦一般涌来：“绿草萋萋，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

隔着千年时光，带着书卷香气，为追寻理想爱情的才子，历经沧海桑田，若亲临今朝喜庆，也应是沧海一声笑吧。

乡桥，最怜这段“乡思骨”。



夕阳无限好 (何家政 摄)